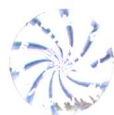


良知与理论

张汝伦→著





时代思想与艺术丛书

良知与理论

张汝伦·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知与理论 / 张汝伦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8

ISBN 7-5633-4153-6

I. 良… II. 张…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594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南宁普利特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明秀西路 39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45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7 000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本书所收的文章都是我在世纪之交两三年里写的。冷战结束后,许多人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人类不会再有什么悲剧和灾难,历史已经穷尽了它的可能性。接近世纪末时人们更是翘首以盼,以为新的希望和新的幸福会与新的世纪同时降临。在人类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在19世纪末,也同样出现过类似的情景,只不过那时的人们,还未见识过世界大战、死亡营、原子弹和古拉格群岛。虽然他们有理由乐观,但要不了多少年,“全欧洲的灯火都要灭了”(Edward Grey 语),“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William Golding 语)就将到来。可是,经历了“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的人们,乐观的理由在哪里呢?核战争的阴影真的消失了,还是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核武器?死亡营和焚尸炉是没有了,可是卢旺达和别的地方的种族屠杀和清洗不是同样使人毛骨悚然?不管古拉格群岛是否已是一个历史名词,“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眼睛,不是照样可以感觉到?更何况人类是被海湾战争、车臣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这一连串战争送入21世纪的。迎接新世纪的不光有粉饰太平的礼花和鞭炮,更有实实在在的重磅炸弹和火炮。然后,就是

“9·11”、接踵而至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谁能把这些看成是新世纪的吉兆？

当然，消费社会的“甜蜜生活”是很容易使人们忘记周围真实的苦难和不义的。在明智的人看来，对房子和车子的追求远比对真理的追求更为实在。更何况现代性及其种种制度有足够的办法轻而易举地制造一个虚幻世界和一种意识形态，让我们心安理得地只为物欲的满足与否而痛苦或欢乐。它们也很容易让人们各就各位，在制度化的专业里以高尚的专业活动和专业操作代替真实的思想，以至于思想也渐渐进入濒危物种的行列。在现代性的条件下，理论很容易僵化为制度，成为制度的工具和同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其实已向我们暗示了这一点。要突破现代性的体制，首先需要的是良知，良知先于理论。

这里收的许多文字，在有些人看来，可能不算是严格的学术论文。的确，它们的写作既不是为了完成科研指标，也不是为了完成科研项目，它们都是在良知的驱迫下，不得不写下的。昔日孟子有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也是如此。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切都有了结论，我们只要一再重复那些结论就算是在思想，就可以心安理得；相反，它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不断发生的各种事件不仅闻所未闻，甚至也是人们无法想像的。我不但不愿意为此而放弃自己的思考，反而愈加希望能通过对它们的思考而切实地追寻真理，尽管“真理”这个词在当今世界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面对世界的荒唐，思想不应该沉默；虽然有时沉默是至高的境界。

哲学于我不是形而上学的游戏，而是对这个世界及其事情的思考和对真理的追寻。哲学不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东西，它倒是和安泰一样，一旦离开了大地，就失去了一切力量。正是在屈

从于一种学院体制后,哲学的地位才江河日下。学院里出不了真正的哲学家,尽管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也会在学院教书谋生,如黑格尔、杜威和海德格尔。但学院体制正在葬送哲学。

也许可以将哲学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专业的哲学;一种是作为生命的哲学。前者与人生无关,也与哲学家无关。后者则相反,它是生命对真理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哲学总是激动人心的。我可以写学院式的论文,这里收的有几篇文章是很规范的学院式论文;但我并不觉得学院式论文就一定比别篇文章有价值。我不反对学院规范,而反对以学院规范扼杀思想。如果哲学真如黑格尔所说,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那么哲学文字的真正价值就看它们是否思考并揭示了自己的时代。这几年来我的这个信念与日俱增,这就是为什么我这几年写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归在实践哲学的名下。它们首先不是要讨论什么“学术”问题,而是要记录我对这个时代的思考。知我罪我,非所计也。

是为序。

张汝伦

2003年暮春,时伊拉克战争方休,

非英正肆虐一时。

目 录

001	自序
001	马克思和“哲学的终结”
026	主体的颠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043	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
060	中西伦理学对话的可能性和条件
074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
090	全球化的政治后果
109	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
124	恐怖主义的本源
139	伯林和乌托邦
153	记忆的权力和正当性
164	良知先于理论

176	欧克肖特和中国自由主义
190	杜威在中国的命运
201	“第三条道路”
213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问题
220	黑格尔与现代国家
231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239	海德格尔：在哲学和政治之间
267	关于海德格尔的两个批评
283	伽达默尔和哲学
295	阿伦特：不用扶手思想
308	波普的棍子和帽子

马克思和“哲学的终结”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哲学的终结”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哲学家罗蒂要取消哲学的独特地位；德里达甚至说，哲学死亡的问题应该是那些称为哲学家的人的共通体的惟一问题。^① 热衷此道决不只是后现代的哲学家，现代西方哲学两个最大、最有影响的代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也是积极的鼓吹者。他们不但自觉与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而且“哲学的终结”就是他们思想的核心主题之一。除此之外不太有名的西方哲学家对“哲学的终结”的谈论，更是不胜枚举。

“哲学的终结”的谈论决不始于现代西方哲学家，在此之前，不断有人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其中最彻底的当属马克思。1844年之前，马克思像传统哲学家一样，对哲学予以最高的热情和尊崇。他在博士论文中引用休谟的话来表明哲学根本不需要为它的“最高权威”和结论辩护，认为这简直是对哲学莫大的

① 参看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 79~80.

侮辱。^① 他还以年轻人特有的骄傲和激情大声向世人宣告：“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欣鼓舞的可怜的懦夫们，哲学又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赫尔墨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我绝不愿你那样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你好好听着，我永不愿意！是的，宁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充当他的信使。’。”^② 次年，马克思在“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③ 与宗教相反，哲学与科学一样，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卢梭、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像哥白尼一样，不是从神学，而是从理性和经验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④ 虽然马克思不再像传统哲学家那样强调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而是强调它的现实性和现实意义，但哲学在他那里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

可是一年以后，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个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把哲学的现实功能具体化，进一步强调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在这时的马克思眼里，哲学的现实功能就是它对现实的无情批判。马克思指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这种批判本身虽是理论的、精神的的活动，但它却是人类解放的历史运动的先声。对于马克

① 马克思引证的休谟的那段话如下：“如果人们迫使哲学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辩护，并对它不满的任何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申辩，对理应到处都承认享有最高权威的哲学来说，当然是一种侮辱。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1页，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页。

③ 同上，220、219页。

④ 同上，220页。

思来说,哲学从来就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不是什么重建本体论的努力,而是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这些像《国际歌》一样读来让人热血沸腾的句子,足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他认为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问题是他们仅仅提出了这一要求而没有认真实现它。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对于不懂辩证思维的头脑来说,马克思的这种立场无疑是费解的。既然哲学是批判的武器,既然要在现实中实现它,为什么还要消灭它?这其实正是辩证法深刻的地方。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用希腊神话中克罗诺斯的故事来说明精神本质的异化力量。克罗诺斯是时间之神,是世界最初的统治者。它吞食自己的儿女,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最终它自己被宙斯吞没。马克思向来把黑格尔的“精神”解读为人类及其历史。批判的主体(哲学)与批判对象并不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相反,哲学恰恰属于它所批判的世界。因此,哲学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恰恰是通过否定自身完成的。不消灭哲学,就不能使哲学变成现实。

毫无疑问,哲学的否定自己,意味着哲学的自我批判,这种批判将导致哲学的自我消灭。这似乎应该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蕴含的结论。然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我们还看不出哲学自我批判的端倪和方向。马克思心目中哲学的自我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始显露出来。马克思在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并不像曼德尔所说的那样,已经不用哲学概念进行论证,“而是努力

用经验地观察到的现实社会的矛盾批判一种特殊的思想体系(政治经济学)”^①。相反,正如法国哲学家博蒂热利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他首先是个哲学家,并像哲学家那样思考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用哲学对政治经济学加以批判。之所以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是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加批判地承认现实,对私有制支配的世界保持沉默。正因为是用哲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所以马克思还使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概念而没有提出自己的概念,如果我们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相对照,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用哲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但这种哲学批判已完全超越了传统哲学的框架。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提到“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但这决不能证明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以自然界为前提的类存在本体论或其他什么本体论,马克思在这里只不过是沿用了费尔巴哈的说法。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说:“真正的本体论证明——除了爱,除了一般感觉之外,再没有别的对存在的证明了。”^②而“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的“激情”的德文原文 *Leidenschaft* 一词的一个基本意思就是指“强烈的爱情”,在生活中和文学作品中它往往就是爱情的另一种说法。这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仍然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水平上。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基本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感性下的定义,即感性就意味着被作用、被动和受动。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也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

① 欧·曼德尔:《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40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68页,三联书店,1959。

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①；但“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②。“激情”概念在马克思这里是用来表示人的自主能动的力量，这就远远超出了康德和费尔巴哈。也因为这样，“感性”到了马克思那里就成了“感性的活动”或实践。

然而，这个被许多热衷谈论马克思本体论的人特别重视的“感性活动”，具有远远超出它的字面含义的丰富内容，可惜这丰富内容往往为上述本体论爱好者所忽视。众所周知，马克思固然是通过费尔巴哈超越了黑格尔，但他同样通过黑格尔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根本性启发，就是黑格尔“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③。正是黑格尔的这个思想使马克思得以用“实践”这个概念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

但是，我们无论在理解黑格尔的上述思想还是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时，都不能忘记，黑格尔是个历史主义者，对于他说，劳动就是人类自我成就的历史过程，人是劳动的结果意味着人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对此作了精辟的阐发，指出：人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④然而，作为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却把历史理解为自我意识自身发展的历史；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首先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人类的自然，而不是相反。感性和感性的对象，都是这个历史的产物和结果。因此，即使是像樱桃树这样的“自然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7页。

② 同上，169页。

③ 同上，163页。

④ 同上，163页。

也“只是依靠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①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同样是在“发达的工业”和“私有财产的异化”的语境下谈“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的，他指出：“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合乎人性地实现。”^②可见，在马克思那里，“感性的活动”、“实践”或“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条件。也只有这样，哲学才能被“克服”，而不是被重建。

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用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仍像两三年前那样，将哲学看得至高无上。恰恰相反，此时的马克思对哲学（不仅仅是旧哲学或黑格尔哲学，而是哲学本身）的缺陷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哲学不但与“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的自然科学疏远，而且它有可能为自然科学所取代。^③但问题根本还在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④

这样，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50页。

③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7页。

也就是最后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他显然不是对任何特殊的哲学,而是对“作为哲学的哲学”进行了最后的清算,并且,他显然把自己排除在“哲学家们”的范畴之外。这在他以后的作品,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在那里,“哲学”和“哲学家”都留给了他和恩格斯的论战对象,成了完全负面的概念。他在谈论“哲学”时经常是用不屑的语气,在这时,他和恩格斯将一切哲学都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因为它属于现存的意识形态,必然要随着现存的制度消亡。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哲学也不可能根本解决其自身的问题。因此,柯尔施说至迟从1845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和科学的立场看做是哲学的并非没有道理。^① 他们两人的确都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哲学的终结。^② 他们再没有说自己的理论是哲学。

二

如此看来,似乎马克思开了“哲学的终结”的先声,在一个侧面证明了有些人主张的他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创始人的说法。但是,“哲学的终结”其实是一个悖论加反讽,是一个自拆台脚的命题。“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的不可能,可是,这种哲学不可能的主张,恰恰是通过哲学的论证和哲学的方法得出的。另外,许多哲学家在宣布“哲学的终结”的同时,往往却代之以一种新的哲学。正如一位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史只是“哲学死了,哲

①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 48.

②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白写道:“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11页)

学万岁”的永久呼喊。^①

让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现代西方哲学家关于哲学终结的主张。首先是维特根斯坦。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历来关于哲学事物所写的大部分命题和就此而设置的问题并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而我们根本就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而只能确定它们的无意义性。哲学家的大部分问题和命题都是因为不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引起的”^②。一开始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由逻辑和形而上学组成,它不同于科学之处在于科学是表象世界,而哲学是反思这些表象的前提和性质,所以它是“科学命题的逻辑形式的学说”^③。“哲学的目的是澄清思想的逻辑。……哲学的结果不是‘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④因此,正当的哲学只是“语言批判”,“大部分关于哲学事物的命题和问题不是虚假的,而是无意义的”。^⑤它们是由于我们不理解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这种不逻辑使我们问了许多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因此,哲学的任务不是要回答这些伪问题,而是要指出它们的无意义。哲学不是要发现世界的本质特征,更不是去模仿科学的方法,哲学是通过逻辑分析澄清非哲学命题的活动。^⑥它的目的是获得一种“正确的逻辑观点”,理解能说的东西及其界限。也就是说,哲学没有自己的特殊命题和特殊内容,因而,它的目标充其量只能说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哲

① Avner Cohen: “The End-of-Philosophy”: A Anatomy of a Cross-Purpose Debate, *The Institution of Philosophy*,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89, p. 112.

②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Routledge, 1990, 4. 003.

③ Wittgenstein: *Notebooks 1914~1916*, Oxford: Blackwell, 1979, p. 106.

④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4. 112.

⑤ 同上, 4. 003.

⑥ 同上, 4. 112.

学”(传统意义上)的。

维特根斯坦对于哲学的态度后来略有改变,后期维特根斯坦不再认为哲学是形而上学。恰恰是形而上学混淆了事实问题和概念问题,混淆了科学理论/假设和表象的规范。^①他也不再认为哲学不可说,哲学不是理论,但他仍然坚持哲学是一种澄清的活动,是“语言批判”。他仍然认为哲学错误实际上是语言使用的错误,是由于我们不理解语言的正确使用。所以哲学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事情如其所是。“哲学是用语言来与我们着魔的理智进行的战斗。”^②所谓“着魔的理智”,又叫“精神上的疾患”和“精神上的不适”,“哲学家便是这样的人:在他达于健全的理智概念之前,必须治好在他之内的很多理智上的疾患”。^③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治疗行动,但与精神分析治疗不同,它只描述,而不解释。它描述语言规则,因为哲学的先天性与它们相关。所以哲学只关心我们谈话的方式,而无关实在的本质。描述语言规则或描述语法就是提醒我们说话的方式。但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这种描述是“概览式描述”。“概览式描述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它标明了我们的描述形式,即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④所谓概览式描述就是一个关于语言、关于思想、关于我们各种描述系统模式的基本特点、关于人们设计和用来在世界上“走动”的各种概念体系和语言游戏的描述系统。一旦我们有了这样一张地图,我们就不会再陷入以前的精神混乱。

① Wittgenstein: *Zettel*, Oxford: Blackwell, 1967, p. 458; *The Blue and Brown Books*, Oxford: Blackwell, 1967, pp. 18~33.

②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 109.

③ Wittgenstein: *Bemerkungen über die Grundlage der Mathema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4, S. 302.

④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 122.